

語言學叢書

格拉烏爾院士
在华学术演講集

科學出版社

第五卷

梅拉烏尔脱士
在华学术讲稿

商务印书馆

語 言 學 叢 書

格拉烏尔院士
在华学术演講集

科 學 出 版 社

1956年12月

內 容 提 要

本書收集的演講論文共有五篇，分別討論了五個語言學的問題。作者利用了羅馬尼亞語的語言事實，充分而精湛地論述了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內容、語言中的偶然與必然的現象、語言史和社會史的關係、詞彙中的新舊語詞替代問題以及民族語言的形成和發展。此書對於語言學的理論問題的研究、羅馬尼亞語的研究都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語 言 學 叢 書

格拉烏爾院士在華演講集

岑 麟 祥 等 翻 譯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輯

*

科學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117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書號：0568

字數：52,000

開本：850×1168 $\frac{1}{32}$

印張：2 $\frac{1}{2}$

1956年12月 第一版

195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京）0001—7,180

定價：（9）0.38元

前 言

阿·格拉烏尔教授 (Prof. Alexandre Graur) 是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院士。布加勒斯特大学語文学系主任，巴黎大学文学博士。他的主要著作有：《拉丁語里的双輔音》(1929)，《拉丁語里的 i 和 u》(1929)，《羅馬尼亞語里表示行为者的名詞》(1929)，《高盧拉丁語里的 ab, ad, apud 和 cum》(1932)，《論羅馬尼亞語的基本詞彙》(1954)，1955年9月到11月来我国訪問，並参加了現代汉语規範問題学术會議。

格拉烏尔院士是拉丁語和羅馬尼亞語專家，近几年来研究普通語言学，曾發表这方面的論文多篇。我們現在把院士在我国訪問期間所作的学术報告和在現代汉语規範會議上的發言彙印成冊，供我国語言科学工作者参考。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

1956年6月15日

目 次

前 言·····	(i)
什么是馬克思主义語言学·····	(1)
个别与一般——偶然与必然·····	(12)
略論語言史和社会史之間的关系·····	(23)
詞彙中的新的和旧的·····	(36)
关于單一的民族語言·····	(54)

什么是馬克思主义語言学

科学的語言学产生在 19 世紀初年,那时欧洲的語文学者們已經熟識而且已經能够利用梵文的資料和 2,000 年前印度語法学家們写成的著作。就研究的方法來說, 19 世紀的語言学是和其他的科学有密切的联系的。在 19 世紀上半期,人們採用的方法是在大学里流行着的,在自然科学和哲学方面同样应用着的形而上学的方法,那是很自然的。如果用到辯証法,那也只是唯心主义的辯証法,黑格尔派的辯証法。到了 19 世紀下半期,辯証唯物主义还没有明显地被認識出来,但是已經对自然科学發生了影响:一方面有些学者們虽然在他們的哲学著作里自称是反馬克思主义的,而实际上(不管他們願意不願意)他們在討論具体問題的时候实在是应用着辯証法;另一方面,單就他們所研究的問題的本身來說,也証明了物質是存在的,而且是可以認識的。

不过,在历史上,介紹馬克思主义的那些作家,資產階級認為他們是政論家而不是科学家,同时,他們对官方教育所發生的影响也是很薄弱的。这件事是容易解釋的,因为資產階級在看見一个物理学家用正确的方法發現一种新的物質或者發現一种已知的物質底新的特性的时候,並不認為對他們是一种危險,但是在历史科学上,馬克思主义的觀點却是和坚决打击剝削階級的态度分不开的;所以,資產階級以最大的頑強性,並且用尽一切方法,以求达到扼杀辯証唯物主义历史的目的。

語言学虽然被称为一种历史科学,而且已經出版了許多研究

各种語言的历史的書籍，但人們並不能把它联系到社会史，那怕是当时大学里所認識的那种社会史上去，它在很長久的时期內直接受着自然科学的影响。語言是时常被譬喻作一种植物，“它产生，發展，开花，死亡”。就是沿着这条迂迴的道路，唯物主义的一些因素也还是能够和語言学接触，但是那只是一种庸俗的机械論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曾經影响了語言学者們，例如阿·希萊歇(A. Schleicher)，他相信他能够把印欧語族的語言基础完全恢复出来，和原来一模一样，他甚至於用这种語言写过一些东西。

不久以后，同样是在自然科学影响之下，又有了新語法学派出現，他們在19世紀末年曾經肯定地說：“語音法則也像自然法則一样都是盲目的”，这就是說，它是不能有任何例外的。就哲学的观点来看，他們是实证哲学派，他們認為科学家的职责是在於搜集事实，不論事实是如何的渺小，也应该加以叙述和分类，但不能加以解釋，更不能干涉它的發展。那时的資產阶级的面前还有一些發展生产的方法，这种方法並不直接地和立刻地威胁到剝削阶级本身的生存；所以由形而上学观点領導的資產阶级科学在一定的程度上还能够發展。新語法学派曾經搜集了許多資料，他們首先發展了語音学：一方面他們將發音的原理作很細致的叙述，另一方面他們建立了許多的語音“法則”，这种法則對他們是有用的，因为可以避免在語源学上的徬徨。在他們看来，語言学上的中心問題在于形态学，但是，他們的研究却特別建立在語音学上。苏維埃語言学家把19世紀所建立的語言学方法称为历史比較法，但資產阶级語言学家們却故意把它簡單地叫做比較法。这种方法可以很容易地应用在語音学和形态学上。至于历史句法，則直到今天还没有一种适当的科学研究方法。

虽然書面紀錄特別是古書受到更多的注意，但是方言土語也已經被引进研究的范围；当資產階級天天在擴張它的統治，把落后的国家变为他們的殖民地的時候，語言學者們也跟着逐步把他們的研究范围扩展到落后的或域外的民族的語言，不管这种語言有沒有文字。在1900年左右，資本主义国家已經佔有全球領土，假使不重新划分他們的勢力范围，他們的剝削制度就不能有新的發展。同样，資產階級語言学如果不能利用一种新的观点，那么它的研究的可能性也就差不多完了。这种比較初看似乎不大恰切，但在那時的語言学的确很难再找到沒有發現过的东西了。

当然，我們不可能知道所有一切語言的詳細情况。不过，假使沒有一种新的观点来領導我們的研究工作，就算有了新的發現，把它同我們已經知道的东西比較起来，那也算不了什么。反过來說，如果有了一种新的观点，这新的观点要求有新的材料，那么，就在我們已經知道的語言里边也可以發現我們所需要的材料的。

由此看来，利用材料，加以解釋和說明，建立語言發生作用和發展所遵循的規律，这个时候是到了。照理应当从辯証唯物主义观点出發。这种观点已經在其他科学上被採用了，有时候是採用了而不承認，有时候是無意識地採用了。只要能够得到物質上的利益，或者能够改进用在戰爭上的破坏手段，剝削階級就毫不猶豫地採取任何工作方法以求达到有利於他們的結果。但是對於作为社会科学的語言学，他們始終很留心地把它同馬克思主义隔离开来。

20世紀初年，正当帝国主义發展的时期，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間的斗争已达到了最高峰。这种情况也反映在語言学上，那時的資產階級科学从对零碎問題的形

而上学研究过渡到一般性理論的創立，並且給这种理論以完全屬於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特性。在資產階級國家內的科学，則一步進一步地向帝国主义分子靠攏，因此有一些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語言学家們在編写为殖民地工头們使用的手册，或者在編写各种“体系”把西方語言变成成为一种干燥無味的圖解，然后把它傳給未来的有色人种下級軍官們，战争販子們希望这些人能够完成“拥护西方文明，反对布尔什維克主义”的使命。

因为是在受反动思想的領導，而且是在墮落到結構学派、glossématique 学派、行为主义学派、語义学派等等的理論深渊里，語言学只能是退步下去。近年来的西方各种学派企圖創立一种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語言哲学；他們完全离开了具体事实的道路，他們的学說所表現的只是一种圖解的性質，而不会达到任何有用的結果。西方語言学者中有人站在新語法学派的立場，对語言上的細節問題加以研究，把一些問題的次要部分加以証明，把最近几十年来所發現的古代文字加以解釋；但是他們也同样不能够使科学革新，建立使科学向前推进的目标。这种事实是大家知道的，並且是資產階級語言学者們自己承認了的。早在二三十年前，他們已經开始証实了（並且亲笔写出来了）語言学已經走进了死胡同。1948年国际語言学者大会在巴黎举行，大会的主席房得里耶斯(J. Vendryès)在大会的閉幕詞里就曾这样說过。

語言学的唯一的出路是运用馬克思主义。但是馬尔的“語言新学說”曾經混淆是非，他企圖把庸俗的唯物主义当做馬克思主义。因此，斯大林認為有必要来糾正这种錯誤。他的《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一書才是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基础。

那么，什么是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呢？怎样才能建立起馬克思

主义語言学呢？当然，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只能在与資產階級語言学作斗争並把后者毁灭这一过程中建立起来。不过，虽然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在語言学中代表一种高級的阶段，它的产生和发展是要依靠資產階級語言学中所有的一切有用的部分的。在上一世紀初期所創立的历史比較法曾經用来搜集了大量的事实。虽然新語法学派的人們从这些事实所得到的—般性的結論有时候是錯誤的，那是因为他們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他們所搜集的那些事实絕大部分應該認為是有价值的。

面对着事实，人們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态度。有时候，特别是在馬尔主义統治的时代，語言学者們向事实作战。当时“事实学”这名称很随便地就用上了。凡是只滿足于指出某些事实的存在的著作或是把每一部門內的事实加以归类的著作，都曾受到严厉的批判。人們要求我們說，如果对事实不能作出全面的闡明和引出一般性的結論时，那就不要去理会那些事实。譬如說，一部关于我国地名来源的書曾經在一篇書評里受到了一种盛气凌人的批評；因为这部書只是把搜集的材料整理和分类，而沒有把它和社会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他們對於短小的論文不加分別地一概反对，對於只討論細節的著作都用敌視的态度来看待。因为这个原因，多年来沒有出版过关于語源学及研究語法上細節問題的著作。

有时候还更进一步。記得在几年前，我發表了一篇論文，目的是要說明羅馬尼亞語的地域方言之間發生的斗争，我曾經指出在羅馬尼亞領土的某一部分某一时期的口語中，兩個元音之間的 n 变成了 r 的事实，后来又因为受了鄰近方言的影响，又回到它原来的發音；有人在一篇書評里責备我，怪我沒有說明为什么这种發音的演变仅仅發生在那一个地区，而沒有發生在其他地区，又为什么

仅仅發生在那一个时期，而沒有發生在其他时期。既然我沒有能够作出这样的說明——其实誰也不能作出这样的說明，至少在大多数的情形之下是这样，那么就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結論：我們宁可不出任何事实，否则会引起人們的批評，怪我們沒有把这个事实加以說明。

我想这种态度對於科学只能是有害的。真正的科学不能够离开事实，只有結構学派、glossématique学派等等才有不談事实的“科学”。真正的科学不能离开事实的基础而去建立它的理論。我們不能够要求每一个研究者独自去發現同每一个被研究的問題有关的一切材料；最好是他先去寻找以前研究者所搜集的材料，不然的話，要想达到建立一般性的理論是非常困难的。

假使我們放棄了發表具体性質的著作或者是关于某些細節問題的章节，这就是說在我們的一般性的理論著作中我們就被限制在以前語言學者所搜集的材料的範圍之內，而且更糟糕的是我們還必須把这种材料当作是完美的，因為我們被禁止对它加以修改。虽然以前的專家們所發現的关于具体事实的著作是很多，但是那里决不会包括我們在作一般性理論時所需要的一切材料；此外还应当說明的，就是从方法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著作也並不是永远沒有缺点。正如真正的科学不能够在理論方面永远停止不前进，它也絕對不能够只滿足于已經获得的材料。如果有人發現了一些新的事实，但他還沒有能力或机会即刻把它發展成为一般性的理論，最好是把这些事实先行發表，以便其他的人能够利用。在这种意义上說，我們上文所提到的关于地名来源的書，虽然沒有把材料加以历史的說明，也还是一种有用的著作。就是一張簡單的清單對於研究也是有用的，例如我們在拉丁文的古書的某些章节里，把

陈述句里用虚拟式动词以表明附属于该动词的不定式所指示的行动是未实现的例子都找出来,列成一个清單;或是把羅馬尼亞古書里在單位数之后、十位数之前夾用一个助詞表示序数的例子找出来,列成一个表。將來有一天,这种表对作者自己或对其他作者会是有用的。

所以我認為發表論文,即使簡單地指出一些存在着的現象,也是很有用的。但是应当承認这一类的工作並不是科学中最好的,所以不希望專家們只限于作出这种貢獻,我傾向於認為这是次要的工作。我想在叙述事实时,即使不能够把它归納成一些一般性的法則,至少应当設法觀察它們的运动,它們之間的自然联系;我們应当向自己交代,我們遇到的是正在灭亡过程中的旧的傾向的残余呢,还是一种未来的傾向的胚胎;总之,应当考察它是不是能生产的因素,它是在發展和增長或者是在減少和死亡。首先用这种方法去思考事实,然后就应当採取一种态度,来看我們所研究的現象是利於这种語言,應該受到鼓励的呢,还是相反,是有害于这种語言,應該受到指摘的。譬如說,我們已經証明在近代的羅馬尼亞語中有一系列的“母音更替”开始不被遵守了,讀Viteză(快)而不讀为 Vitează, 讀 legatii (公使館) 而不讀为 legătii。这是我們的語言發展的方向。在这些事实照明之下,當我們碰到方言里有 adreasă, stăȚii 等等讀音的时候,我們就不以簡單地把它記錄下来为滿足,而是要把它否定,代之以标准的讀音 adresă(住址) staȚii(車站)。

但是搜集事实不能再看作是科学家的主要工作。他应当把搜集好了的事实加以概括,引出結論,进行綜合。这种工作必須要有馬克思主义观点的支持才能实现。假使語言学不利用辯証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則，它是不会向前推进的。在从前，学者們习惯于孤立地研究那些語言事实，不把它們互相联系起来研究，往往以为这些事实是一成不变的；人們不注意事实底質变，而且完全忽視語言中存在着的矛盾。在各种不同学派中，有的自己承認在重視社会因素，但在实际上他們从来不研究語言和社会的关系。至于資產階級語言学者的所謂“法則”，則一般地是机械論的公式，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抽象。同这种观点相反，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者研究語言的事实的时候，應該研究各种事实之間的自然的联系和相互間的依存关系，注意到每个因素的演变，並且区别新的事物和旧的事物。他應該在語言的历史上發現它的飞躍的时期，發現哪些矛盾的解决曾經推动語言走向进步的道路。总之，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应当联系某一語言所求屬的社会的历史来研究那个語言的演变。

講到語言和思維的关系，在資產階級的出版物上討論这一問題的时候，总是把它歪曲了。有时候把語言和思維混为一談，有时候又說語言和思維之間毫無共同点。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指出語言和意識是同时成長的，它們是不能分离的。馬克思語言学認為語言和思維是处在同一个辯証法的整体內，这就是說一方面它們是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它們之間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应当被發現而且加以說明。

但是語言学者們的主要任务还是在于研究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这个任务，資產階級語言学家是並不承担，甚至是不加以考虑的。斯大林根据社会發展的內部規律，解决了未来的語言这个很难解決的問題。有些資產階級語言学者們把這個問題当作英美帝国主义或法国帝国主义宣傳的武器，他們企圖証明英語（或法語）

是比其他一切語言都优越，它將变为未来的世界上唯一的語言；甚至有人肯定地說英語在大半个地球上已經佔有优势，其他的民族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应当即刻放棄自己的民族語言而来採用英語。其实，这种宣傳太露骨了，决不会有成功的机会。斯大林曾經以最有說服力的話指出，在現在这个时代，各个民族語言不是在走向灭亡的道路，而是正在不断地巩固自己，一天一天地变成更能為高級文明服务；到了將來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时候，任何現今存在的語言不会淘汰別的語言，但那时將有一个人类共同的語言出現，它是由各种語言中的最有价值的因素結合而成的。

語言学者們应当採取同样的方式來說明不論是在現在或在將來的語言演進过程中所發生的一切个别問題。除了分別地研究每一种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之外，他們应当达到說明一般語言中的組成部分的演進过程。虽然研究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是語言学上最重要的任务，但是，必須指出，一直到現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做得太少。

我們却做了另外的一些工作。我們彙集了許多材料，簡單地証明了一些語言事实，于是編写了一些詞典和語法書等等。这种著作的出版是很有用的，它將成为用馬克思主义精神来工作的人們的最宝贵的帮助。不过应当留神的是，这些著作的作者有时候玩点小花样，为了能够把他們的著作裝点成馬克思主义的。他們在書的开始先来一段声明：“斯大林关于語言学問題的天才的著作曾經为科学的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奠定了基础，这些著作作为語法学开辟了光明大道，並且指出了形态学的重要性。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应当研究語言的形态。在羅馬尼亞語言中序数字在十位数之前有一个助詞，这是一种形态学上的事实。現在列举的就是这一类

序数出現的原文。”下文就把引証的章节列举一番，一直到書尾並沒有別的內容，但著者自己（或者还有一部分的讀者）把这書便看作是馬克思主义的了。其实在書里所仅有的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过是在緒論中援引了斯大林著作的話而已。像这样的“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相当多的。假使它們的作者只是要表示他的向往於馬克思主义，那我們只有滿意；但如果他們企圖使我們相信那就是真的馬克思主义語言学，那么这件事是很危險的，这很像一种声东击西的战术，企圖使我們放棄建立馬克思主义語言学。我們不能滿意於我們的主要的語言学家之一，他在某次公开討論会上說：“一切真的东西都是馬克思主义的，事实証明在某一地区方言中凡是非重音而在詞尾的 e 讀作 i，这是真的，所以这个事实的簡單的敘述就是馬克思主义語言学”。从这种論調出發，我們能够很容易地証明，在斯大林的著作未出版以前已經有了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甚至在馬克思未生以前及历史比較法未創立以前已經有了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古代詞典学家黑修休斯(Hesychius)在他的詞典里曾經指出在希臘某地区通行着某一个詞；事实是真的，所以黑修休斯就是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家。根据同样的論据也能証明，过去的形而上学的学者——他們在他們的時代也有过一些成就——也是馬克思主义者。

用这种方式提出問題，未免太藐視科学了。我們应当把材料的搜集和理論的建立区别开来（当然，有时同一个人可以完成这两种工作）。如果研究一般性的問題，如果發現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建立語言历史和社会历史之間的关系，那才配称为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誰真的要从事于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誰就应当研究这些問題：語言發展的問題，語言和思維之間的矛盾問題，等等。只有普

通語言学才够得上称为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在一部著作里首先用宣言式的辞句推崇斯大林的学說，那並不是非要不可的。我認为更要紧的还是首先要有一种以斯大林学說为基础的观点，要从这种学說的精神出發，把馬克思主义灌輸到語言学中去。

不用說，这样的工作是比較难的，它要求研究者尽較大的努力。但是能承担这种工作的头脑並不缺少。显然，写出帶有馬克思主义性質的語言学著作比較仅仅做搜集材料的工作是更为冒險的。假使我們对馬克思主义的理論运用得不好，我們就会在讀者的思想上散佈些混乱的东西，使他們一般地对於世界，特别是对于社会的看法完全陷于錯誤。但是这並不是說这样的工作就不要做了。只是要特別留心，不要弄錯了；应当在著作未發表以前先經過長时期的討論，並且应当要求哲学家、历史家等人的帮助，以便把錯誤的可能性減少到最低限度。

总之，我們应当冒这一种可能有的危險，因为不願意冒任何危險的人就不会發表任何东西。假使不把我們研究的成果發表出来，不把这些成果交給所有的科学家們去評價以便摘取其中有价值的东西，科学就不能进步，連馬克思主义的語言学也不能够建立起来。